

小说连载 荒凉
越走越荒凉

◎嘎子

她没开腔了，神色有些异样。干裂的嘴唇微微颤抖，呆望着远处阴郁的云层。雪白的奶浆从木桶中溅出来，撒了一地。当然，她的酸奶很好吃，有三种草和酥油花的香味。

离开她家时，一声：咪呜——，惊得我头皮发麻。阿嘎家中那只白毛母猫从她污迹斑斑的皮袍中伸出圆圆的头来，一对蓝幽幽的眼睛望着我，闪烁着朦胧的波光，像阿嘎神龛上的那盏酥油灯。

当我坐在阿嘎的火炉边，灌着滚烫的奶茶时，有些得意了。我说：“阿嘎，我去了庄果，见到了牧奶羊的卓嘎拉热。嘿，那真是少见的丽人呀！”

阿嘎有些激动了，半睁开粘糊糊的独眼，嘴唇哆嗦着，搓药丸的手指也僵硬了。我又灌了一口茶，故意很感叹口气说：“可惜呀，漂亮的绵羊褪光了软和的毛，露出的全是苍老的皮。可惜呀！”

我还想说下去，瘸腿藏医使劲捏住了我的胳膊。阿嘎脸色变得很怪，药丸哗地滚了一地。他颤颤地站起来，一声不响地缩进了屋角。瘸腿藏医双眼圆瞪，像大张的嘴巴把我吞下去。他血红的双眼逼着我，手一用力我便痛歪了嘴：“你快说，漂亮的卓嘎拉热是真正的天女白渡母。”我眼泪快滚出来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卓嘎拉热，天女，白渡母……”他逼着我的脸，双眼火一般的烤人：“快说，能娶上她，全是阿嘎的福！”我歪咧嘴，说：“阿嘎福福，我娶卓嘎的热……”

暗黑的屋角传来了阿嘎很命的咳嗽声。

猜谜

这是小麦灌浆的日子，空气中弥漫着酒一般的醇香。亚麻书寨子被绿中透黄的麦层层围裹着，风稍稍一动，四处便喧哗着好听的波涛声。

一串尖耳的“喵呜”声从屋外传了进来，阿嘎斜着眼，发现失踪了好几天的那只白猫从墙洞外伸进圆圆的脑袋。他惊呆了，像在漆黑的夜晚突然见到了一个亮闪闪的东西，兴奋得身子不停地哆嗦起来。他咕咕地唤着，在屋内焦躁地兜着圈子，然后打开了那口木柜，把一大块干肉放在手心，在猫的眼前晃着。猫酸酸地喵喵，在向主人诉说什么心事。阿嘎盘着腿，坐下来，把肉撕成几块，嘴里不停地唤着。猫跃了个漂亮的弧线，扑进他的怀里。他在沾满泥沙，穿着跳蚤的猫毛上轻轻揉搓，说着安慰的话。

猫安静地眯着眼睛，湿润的鼻孔呼出很响的鼾声。阿嘎的手指在猫沉甸甸的肚子上碰到了一团软软的东西，还在轻轻地蠕动。他惊得张大了嘴，呵呵呵地叫着，满是胡茬的脸靠在猫暖烘烘的肚皮上，使劲地亲着，眼睛一闭，滚出串浑浊的泪珠。

我说，在庄果卓嘎拉热的皮怀里看见过这只猫。我问阿嘎，这只淘气的猫怎么会钻到卓嘎拉热的怀中去呢？阿嘎很奇怪地望着我，又眯上那只神秘的独眼，好像根本就听不见我的话。我又问瘸腿藏医，他非常惊讶，半睁着眼睛，望望我又看看阿嘎，眼内透出股幽幽的光束。他朝我背上重重拍了一掌，端起酒碗说：“别人不想让你知道的事，你就少打听。正像我这碗酒，我不让你喝，你就别想沾边。小兄弟，这是为你好。”

我就再没有了打听这些的兴趣。不久，那只白猫在阿嘎的卡垫上上下下四只老鼠模样的崽子。

快收小麦了，地里到处是小麦成熟的劈劈叭叭的声响。小麦是成熟较早的冬小麦，金黄色的麦浪翻滚时，山下还堆积着厚厚的雪，树枝光秃秃的，一群群野雀从空中飞过，留下一片香甜的影子。在雪中搅过的阳光是惨白的，看一眼似乎那逼人的寒气便在背脊上穿来穿去。那几天，我早早地蹲在门边磨镰刀，阿嘎也坐在太阳下，揉搓一张生牛皮，揉得软软的，然后缝制成一根根麦粒的口袋。白猫同他那只淘气的崽子在阳光下，翻来覆去地晒着嫩白的肚皮，晒出一股马尿的臊味来。

这天，瘸腿藏医带来了一个粗壮的汉子，脸黧黑，深眼窝，赤裸着生铁般梆硬、粗糙的胸脯，一个塔形黑鸟吊在胸前。我认识这个汉子，他叫道基，是亚麻书一带有名的驯马手。他愤恨地骂着两只拳头，没等瘸腿藏医开口便大声嚷嚷：“给我卦，给我卦！”他大口地喘着粗气，藏医叫他歇会儿，他不听，头撞着门框，又晃着拳头激动地嚷嚷：“给我卦，给我卦！”

藏医帮他：“阿嘎，给他卦卦，他的那匹花斑马失踪了……”

他又抱着说：“是花斑马，鼻子上有花点的马，是最好的马。我从伊犁那边买回来的马，亚麻书还有山那边的扎科牧场，还有扎科那边的色科尼科都找不到这么好的马。它不见了，我一早出门给它喂草，它就消失了，被人偷去了，只剩下截人割断的皮绳。它不见了是被人偷去了，那鬼那贼那地老鼠……”他从腰上抽下一条被割断的皮绳，在阿嘎眼前晃着，粗大的鼻孔内气喘吁吁的，喷出呛人的鼻烟味。

藏医抱住他的手臂，说：“你歇歇，你歇歇。”

(未完待续)

月色下

那双温暖我一生的手

◎楚江舒

心安是归处。伴在母亲身边，年近不惑的我心里突然涌出这温馨感。

许久未陪母亲走走，加之母亲因为楼下的道路改造，估计每天的走走也压缩了不少。所以我试探母亲是否愿出去转转，母亲很乐意的接受了。牵着母亲的手，那往昔日灵巧、温暖、有力的大手现在变得僵硬、粗糙、泛冷。

外面的天色已经很暗了，街灯昏暗，幸好母亲出门拿着手电，倒也不怕。沿着凹凸不平的人行道慢慢地走着。我左手紧握着母亲的右手，慢慢沿着人行道走去。

由于改造道路，的确不好走。砂石乱堆、路面凹凸、狭窄难行，加之行人不断，时不时有摩托车擦身而过。我愈加担心母亲平日行走的安全，反复叮嘱母亲只在上午至中午左右逛逛就可以了，天色晚了就不要出门了。母亲要我放心，说她每天早饭后走走，基本下午3点前就回家了，不再出去。

母亲年前大病了一场。因为小弟的女友来家居住，和母亲合不来，加上饮食不习惯，胆囊炎一下发了。过年躺在床上，好几天都动不了身。好在母亲意志坚强，加上药理调养，终于扛过来了。调养了半年，身体仍虚弱。以前，我牵着母亲的手走路，母亲的手比我还温暖。现在母亲的手是冷的，看来元气还没有彻底恢复。

正是这双手，在我小时也一定牵着我的小手走过多少路？至今我都清晰记得童年时，在月色下母亲牵着我的手赶路的情景。

一次是冬天，母亲带我和小弟去参加三表哥婚礼，耽搁了两天，凌晨趁着月色返回的情景。按照习俗，母亲带我们在婚礼头天便去了，在农村这叫“请伴客”。新郎新娘的姑表舅姨等至亲在“正宴”前一天就去帮忙、贺喜。第二天是“正宴”，举行婚礼。第三天是“谢伴客”，设宴感谢至亲和帮忙的街坊朋友。当时小弟还刚会走路，我和一群小孩子尽情的疯了一天。第三天凌晨，母亲早早的悄悄喊醒我，背着尚在熟睡中的小弟，和三姨等一批同村的亲戚们返家。从白日坝到烹坝不过15公里，我们沿着老川藏线，要经过浑水沟、咱里、小烹坝、沙湾等几个村子，才到烹坝。

冬夜里的大渡河谷很冷，好在没风，朗朗月色印照着大地，群山仿佛一群沉睡的野兽。大渡河泛着水银般的光，柏油马路在月色下，也泛着微微的银光，一切都那么静谧，让人感觉神秘。母亲牵着睡意浓浓的我，不时依着家乡的风俗喊着小弟和我的小名，一路往家赶。沿途的村子静默无语，偶尔从牛棚、猪圈传出三两声耕牛咀嚼声、猪儿睡梦中的欢笑声，晨鸡的公鸡深情地呼唤着黎明，我盼望随着打鸣天赶快亮了，却不知这只是破晓前奏，天色还是没有多大变化。几只看家狗看见我们一群人走过，扯着套在脖子上的锁链，不停地吠叫，让我的睡意顿无，我紧紧拽着母亲温暖的大手，不由加快了步伐。

小烹坝只有两三家，小时听母亲讲在解放前，时有抢人钱财的“棒老二”（土匪），好在天色逐渐泛白，没那么害怕了。走着走着，渐渐到了沙湾村，天色逐渐放亮，离烹坝也不远了。此时，月色渐渐隐去，东方的晓日也慢慢升腾，远远可以看见烹坝村庄的轮廓，在奔流不息的大渡河旁安静地矗立着。望见了熟悉的村庄，母亲之前紧紧拽着我的手也没有先前那么用力了，只是暖暖的握着我的小手，牵着我，放慢步伐，不疾不徐地往家里去。

另一次是几年后，大约我小学三年级的一个星期日，母亲应我的请求，带我到15公里外的姑咱镇去卖菜和小兔子。

也是天还没有破晓，我还在甜甜的梦乡里，母亲悄悄唤醒我，热腾腾的饭菜已经做好了。吃了饭，我们就出发了。母亲背着一大背白菜，牵着我，一个装着几只小白兔的小木箱的我，踏着淡淡的月色，顺着大渡河溯流而上，往姑咱镇步行而去。

小云盘、加劲河坝、冷竹关，在母亲牵着我的沉稳的步伐里渐渐抛在身后。我背的小白兔并不

重，可走着走着，渐渐像小山似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央求母亲歇会儿，母亲说等到驾鸯坝村休息，并将装着小白兔的小木箱从我的背窝里取去，一只手拎着，一只手牵着我往前走。

又走了几步，从我们后边来了一辆拖拉机，跑到面前停下，原来是同村的拖拉机，早早到姑咱镇去拉砂石。搭上拖拉机，远比步行快多了。坐在颠簸飞驰的拖拉机上，母亲握着我的大手更紧了，深怕我有个闪失。望着天上的明月一会儿钻进云层里，好像害羞的姑娘在脸上蒙上了一条薄纱巾；一旁的大山攒着劲往东跑；路下边的大渡河扬着清波，一路欢唱着向东流去。

夏夜里，虽看不清，但乡村特有的泥土味、花草香沁入心脾。百草合着各色野花，菜地里各色蔬菜，还有那一棵棵舒展腰肢，或挺拔向上，或四围伸展的杨树、梨树、李子树、槐树、柿子树、枇杷树……混合出了一道大美的嗅觉盛宴，让人无限神往，光闻一闻就终身难忘。

月色淡淡的洒在我们的身后，旁边、远山、河谷，母亲身上也仿佛笼罩着一层薄如蝉翼的白纱，平常因过度操劳而憔悴的脸庞，在淡淡的月色下，竟变得犹如象牙般光滑。风掠过，吹散了母亲鬓发，我从母亲温暖的大手里，抽出手，替母亲将鬓发捋了捋，母亲欣慰地笑了。月色下，母亲的那幅甜美的笑容竟然那么美，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里。拖拉机驶过河口，一阵拂晓的晨风从瓦斯沟口吹来，母亲忙将我的身子搂在她的怀里，那双温暖的、略显粗糙的大手将我的小手紧紧的捂起来，一股暖流从我的心底升起，将拂晓的寒意驱赶得干干净净。

母子同心，我是相信这个的。记得我在远离母亲千里之遥的高寒石渠县工作时，一次我病了，而且不轻。正当我孤身一人抵御着病痛和酷寒的双重折磨时，竟接到千里之外的母亲打来的电话。原来母亲夜里梦见我穿得单薄破烂的衣物在雪地里行走，很是担心，就打来电话询问。听着母亲暖暖的话语，我的病痛也没有那么厉害了，很快就好了许多。

儿行千里母担忧！当年，年少气盛的我师范学校毕业后，为了帮助一位身体羸弱的同学，在没有同母亲商量的情况下，主动替换那位同学到石渠县工作。我拿着改了的“派遣单”（工作分配证明），回到家，母亲正在地里除草，我对母亲说，我替换同学到石渠县去了。母亲愣了一下，但很快说，尊重我的选择。现在想来，当年母亲也是很担忧我的。记得临别母亲到石渠县报到的那个凌晨，我早早的听到母亲在地的房间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当时不是很明白，只是听到心里很难受。现在过去21年了，想必母亲当日的心情是多么的难受，在父亲英年早逝之后，母亲含辛茹苦，好不容易将我们兄弟姊妹6个拉扯大，可是在面临子女对未来的向往、期盼与世事艰难之际，母亲总是以她宽厚的包容、理解挚爱、尊重和支持我们选择的路。其实，母亲何尝不想将子女留在身边，可我们却没有去想母亲的感觉，而是一意孤行。随着自己成家养子，渐渐懂得了母亲，也深深领悟到古人说的“不养子女，不知父母恩”的深邃含义。现在想想，自从懂事以后，母亲从没有向我过多的索求过什么，即使我参加工作后，每每问起母亲缺不缺钱，母亲总是说有，不用担心，并时不时反过来问我缺不缺钱。

还记得多年前，我第一次上石渠去的那个凌晨，仍是夏日里，母亲在长长叹息后，和往常一样，早早起床，替我做好了热腾腾的饭菜，然后轻轻唤醒我。

临行，还是故乡那淡淡的月色下，母亲久久拽着我的手，一边等车，一边叮嘱我一人在外要多保重。

月色下，我突然发现，往常母亲的手可以将我的小手捂得严严实实的，现在已经不能了，但透过母亲那双操劳一生，长满老茧的手，那股暖意径直从我的手上，流入我的心底，温暖着我的一生。

飘香的火锅粉

◎魏传伟

生活在遍地美食的巴山蜀水，转角都会遇到人间美味，但让我终生难以忘怀的还是康定火锅粉。

27年前，我从大巴山农村入伍到了康定，成了部队新闻报道员，我做梦都在想拥有一部凤凰牌相机。在老家中学教书的父亲东拼西凑给我寄来了1000元钱，支持我购买相机，这可是他两个月的工资。当时，两个哥哥刚结婚不久，父亲除了支付患病多年的母亲的医药费外，还要赡养八十高龄的继祖母，家里开支常常是拆东墙补西墙。倔犟的我二话不说，将这笔“巨款”退了回去，但购买相机的想法却愈来愈浓。

康定座落在群山层叠的峡谷之中，建筑密度很大，房子挨着房子，密密麻麻，熙熙攘攘，部队机关大院拥挤不堪，办公住宿用房十分紧张，更没有机关食堂，司务长便把每天6元钱的伙食费发给我们自行安排。我开始实施攒钱计划，每天上午10点左右，我才吃早餐，几块军用压缩饼干，两杯白开水，把肚子填得半饱，下午3点左右，来到部队大院后门外转角处一小吃店，饥肠辘辘地吃上一碗火锅粉，然后再拿到第二天上午。

这家名叫“如意小吃”的火锅粉店，在康定小有名气，门口有两三步台阶，店面不足十平米，只能摆下两张小桌子，一个蜂窝煤炉子上，一口锅“咕嘟咕嘟”地煮着汤料，香气从门内飘到街上，让很多老康定驻足等候，美美地吃上一碗才肯离去。

老板姓王，个头不高，身体有些单薄，跟父亲的年龄相仿，脸上总是挂着微笑，见人就主动打招呼，我称他“王伯”。王伯的祖籍在山东，父亲是名解放军战士，当年修建川藏公路时受伤留在了康定，与当地一藏族姑娘结婚生下了他。王伯是一家木材加工厂的师傅，手艺一流，带有好几个徒弟，但他的老伴常年患病卧床不起，儿子在省

城读大学，加之后来加工厂不景气，巨大的开销入不敷出，于是王伯选择了下岗，开起了火锅粉店。

瞧我每天不在饭点的时候光顾他的小店，王伯甚是好奇。“娃，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每天这样，营养哪里跟得上哟”，王伯听完我的叙述后心痛地说。他转过身，把先前准备的小碗换成了大碗，碗里多了一些粉条、绿豆芽和肥肠，并从电饭煲里舀来一碗白天花花的米饭放在我面前，“这就是你今后的标准，不加价，还是收你两块钱”。

海斗大碗的面上浮着厚厚的一层红油，一尝，滚烫，又香又麻又辣，“我油盐放得多，耐些”，拴着围裙的王伯用他有些油渍渍的右手，拍了拍我的肩说。门外雪花在狂风中漫天飞舞，店内蜂窝煤炉子中窜出蓝色的火苗，锅内“扑通扑通”的翻滚着，整个店面里弥漫着浓浓的香味和暖意。王伯与我相对而坐，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相，他笑着说“孩子，慢点儿，别噎着……”

半年后我的愿望实现了。我迫不及待地给崭新的相机装上胶卷，兴冲冲地来到火锅店，一口气给王伯拍了十多张照片，王伯激动地说，这是他这一辈子第一次拍彩色照片。后来我转业到了省城工作，这部相机一直伴随身边，虽然它早已失去功能，但我始终把它像宝贝一样珍藏着。

七年前的秋天王伯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，当时我正在外省出差，很遗憾没有送老人家最后一程。待我再次去看望他时，他小小的坟头上已是芳草萋萋，几只秃鹫在偌大的坟场里“呜呜”地盘旋着，我在王伯坟前静静地坐了一个上午……王伯在世时，我每次到康定出差都会去家里陪他坐一会儿，给他一些钱物，不管我是否吃过饭，他都会给我亲自煮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火锅粉，那味道跟当年一模一样……

如今虽然物是人非，但火锅粉浓浓的香味永远驻留在我的心间。

扫一扫
更精彩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